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二七九

古典山嶽文學論集

辭賦書寫與文類跨界

許東海◎著

古典山嶽文學論集

——辭賦書寫與文類跨界

文史哲大系279
許東海著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古典山嶽文學論集：辭賦書寫與文類跨界 /
許東海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
2014.07
面；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279)
ISBN 978-986-339-013-8(平裝)

1. 辭賦 2. 文學評論

822

103012476

文 史 哲 大 系 (279)

古典山嶽文學論集
——辭賦書寫與文類跨界

著作者：許 東 海

發行者：邱 家 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662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25 開本 (15×21 公分) 268 頁

初版：2014 年 8 月一刷 新台幣 300 元

ISBN 978-986-339-013-8

序

山嶽在中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歷史裡，不僅舉足輕重，並且源遠流長，無論是古代聖哲從中萃取重要智慧與思想，或者史家載錄禮儀祀典之際，往往成為必要的審視對象，因此山嶽世界的自然祕境與文化想像，不可否認地，向來都是關心山水與人文彼此互涉的知識份子注目的焦點，從而也成為歷代學者與能文之士，從事書寫或創作時的重要素材之一，於是我們可以在像《山海經》這類的經典文獻中，看見神話傳說及其宇宙構圖，聽到初民對於大地山川的可能想像與心靈呼喚，並且藉由其中所記載的山嶽幻變傳奇，感悟人類生命面對山嶽世界的真諦與意義，於是自然地理逐漸在人文化成的歷史脈動裡，從原始到文明；從純樸到博雅；從原始信仰到哲學思想；從神話傳說到國家典章，因此山嶽從地理空間發展而為諸神殿堂，最終又躋登帝國王朝，其中山嶽封禪大典更成為帝王君權神授的終極背書，從而奠定山嶽登峰造極的歷史地位，由此觀之，山嶽在中國的文化裡，從初始的自然原型，歷經神話與宗教的洗禮，最後成為歷代帝王貫通天人，展現帝國至高權力的首要見證，這應是山嶽在中國文化中所形塑的主要意涵。

山嶽空間向來與文化傳統有著緊密的聯結歷史，無論是孔子揭橥的「仁者樂山」，抑或莊子回歸自然的山林喟嘆，儒、道文化對於山嶽空間的論述，顯然有其思想淵源上的交

集，當然同時在入世與出世的情懷上，也存在各自的關注取向，整體而言，從先秦以來，儒、道這兩大文化主流的山嶽觀照，前者主要著眼於政教意義的建構與闡揚；相形之下，道家更多傾心於和諧逍遙境界的對話與內化，於是若從士人文化終極實踐或外在體現而言，便逐漸導出仕宦與隱逸兩種文化價值取向上的各自表述；其次，如此的空間抉擇，對於傳統士人而言，並非展現為絕對抗衡的背道而馳或彼是我非，誠如《論語》裡聖者孔子雖以「學而優則仕」，勸勉淑世之志，卻也同時提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困境出路，於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進程與退路可謂昭然若揭；至於以「終生不仕，以快吾志」為座右銘的高人隱士，更是歷代不乏其人，問題是處身仕與隱兩種人生十字路口的士人，固然往往必須面臨其中審思與抉擇，從而作為安身立命的終極依據，然而隨著歷史世變的波動與激化，仕與隱兩者往往並非對峙與抗衡的價值抉擇，尤其魏晉以下儒、道合流的思想風潮方興未艾，玄學論辯的名教與自然之際，既可合流互通，於是仕宦與隱逸兩種價值抗衡空間，不僅隨之產生流動與重塑，映現異於先秦兩漢傳統的基本對峙態勢，從而發展出兼容並蓄或仕、隱跨界的人生可能，於是以山林隱逸為其人生實踐的士子，一方面既迥異於先秦兩漢之士傳統的文化身段，為其出入於仕、隱之門的通脫暢行，藉由玄學論述找到正名與背書的學理依據；同時也靈活地為其人生出路的轉換打開最重要的出仕入隱旋轉門，於是「山嶽」這一深具古來高士或隱者文化意涵的地理空間指標，從此又搖身新變而為後世所謂「終南捷徑」的文化基石與初始藍圖，而山嶽原在先秦兩漢士人文化的儒道傳統價值

隱喻，也隨之潛移鬆動，重新改寫定位，自茲以下，山嶽的傳統價值隱喻，可謂改弦更張，而圍繞山嶽的書寫及其論述，隨之樹立另一嶄新多元的文學里程碑，成為山嶽文學創作者，新變代雄的重要歷史分水嶺，而且這一著重士人心靈及其人生出路的書寫譜系，顯然與山嶽作為「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政教倫理價值承載判然異趨，此固當為中國山嶽書寫歷史裡，另一值得重視與關注的文學及其文化面向。

另一方面，山嶽書寫除了作為士人意圖，參與當代政治場域，展現兼濟情志的重要文學隱喻外，漢唐以來的山嶽論述，往往又在政教倫理與仕宦隱逸的兩大書寫軸心之外，展現變創的書寫旨趣，以回應歷史世變下的新異脈動，例如唐代華山賦的豐富書寫中，即不乏改變六朝孫綽〈遊天台山賦〉中帝都與仙都二者背馳的舊有論述，將其重新合體統一，映現唐代道教文化濃厚的帝國投影，從而建構李唐山嶽賦的世變新典與當代論述；又如李白詩文中的壽山及東山書寫，除了涉及士人兼濟夢與仕隱意涵外，更企圖寓託士人文化道統的古今承傳意涵，同時又開展出作為謫仙觀照及自我寫真；至於像宋代蘇東坡〈石鐘山記〉又別出心裁地藉由自我黃州貶謫與重新量移的仕宦沉浮之際，將山嶽書寫變創為另類而獨特的困境與正名論述，從而儼然承傳唐代前賢柳宗元山水書寫中的貶謫論述系譜，至於像明代辭賦及其它詩文的華山書寫，也同時展現不同文體的書寫取向及其競合意涵，其中既深刻映現明代文人蔚為風潮的山嶽遊觀及其身體行動，卻也同時不乏緬懷傳統君國治道意義的士臣觀照，甚至融入明代當世的科舉文化脈動，其中處處可見歷史與文學世變下的流變及其文化顯影。

由上觀之，藉由古典山嶽文學的重新回首與審視，誠然可以從中洞鑒傳統山嶽文學，不僅作為中國山水文學與文化的重要基本閱讀文本及重要註腳，同時誠然在古典山水文學之中不妨別立另一山嶽文學國度以自成系譜，進而並有待藉由山嶽文學及其文體的閱讀與探索，展開專屬古典山嶽的文學及文化論述。本書冀盼在向淵遠流長又碩果纍纍的傳統山水文學與文化書林中，重新專注在山嶽文本閱讀之路上投石問路，為國內前所未見的古典山嶽文學專門著述拋磚引玉，並且作為現代文學作家山嶽書寫的重要傳統巡禮參照，惟學海無涯，固於所見，故主要以辭賦為中心，再結合其他文體，例如詩歌及記體文、序體文、檄移文、序等相關古代散文體類，也不乏結合相關地方志的歷史文献，作為閱讀及解讀該古典山嶽文學的重要文本依據；至於本書所蒐羅的各篇論文初稿基本上皆已在相關學術刊物及學術會議正式發表，依序簡示如下：〈山嶽・文體・隱逸〉（《勵耘學刊》／北京師大主編第 12 輯）；〈山神・先賢・謫仙〉（唐代學術研討會／臺灣：逢甲大學）；〈山嶽・帝國・士臣〉（《文與哲》／臺灣：中山大學）；〈山嶽・經典・世變〉（《漢學研究》／臺北：國家漢學研究中心）；〈正名・諫諍・德音〉（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會議）；〈山嶽遊觀與文體競合〉（《明代文學論集》／杭州：浙江大學）；〈山嶽・士臣・科舉〉（《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武漢：武漢大學）；〈本體・文體・身體〉（《中正大學中文學刊》／臺灣：中正大學）。

目 次

序	01
壹、山嶽・文體・隱逸：孫綽〈遊天台山賦〉及其與 〈北山移文〉山嶽書寫之文化對讀	
一、緒論：山嶽賦史上的六朝經典及其正變	1
二、山嶽與經典：孫綽〈遊天台山賦〉的山嶽賦史地 位及其當代文化緣由	3
三、檄移與辭賦：〈遊天台山賦〉、〈北山移文〉的 文體分合及其變創	15
四、文體與身分：〈遊天台山賦〉、〈北山移文〉的 書寫策略及其文化身影	20
五、山嶽與隱逸：〈遊天台山賦〉與〈北山移文〉的 山嶽論述及其仕隱文化	27
六、結論：六朝山嶽賦經典之文體、文化及其歷史對話	39
貳、山神・先賢・謫仙：李白文的壽山、東山隱喻及其 自我寫真	
一、緒論：李白的山嶽隱喻與情志告白	43
二、山神代言與謫仙隱喻：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 文書〉之賦化書寫與夢幻藍圖	47

三、東山召喚與世變對話：李白之謝安追憶及其先賢 典範	53
四、結論：山神・先賢・謫仙：以壽山與東山經緯交 織的謫仙身影	58
五、餘論：郡望認同與祖德緬懷：李白文與〈大鵬賦〉 中的飛騰意象及其隴西意識	61
參、山嶽・帝國・士臣：唐杜甫、楊敬之西嶽賦的封禪 書寫及其正、變意蘊	79
一、緒 論	79
二、山嶽座標與君國圖騰：閻隨侯〈西嶽望幸賦〉、 杜甫〈封西嶽賦〉之山嶽觀照及其封禪論述	81
三、帝國盛衰與君臣易位：楊敬之〈華山賦〉之山嶽 觀照及其封禪論述	89
四、山嶽封禪與辭賦諷頌：漢、唐賦山嶽封禪論述之 嬗變及其正變關鍵	98
五、結 論	104
肆、山嶽・經典・世變：唐華山賦之山嶽書寫變創及其 帝國文化觀照	105
一、緒論：唐賦視界下之山嶽鋪陳與帝國顯影	105
二、山嶽與京邑：唐華山賦之京城論述及其歷史世變 ..	107
三、帝都與仙都：唐華山賦之仙道論述及其帝國政教 ..	118
四、天命與本命：唐華山賦之封禪論述及其帝王圖騰 ..	127
五、治統與道統：唐華山賦之士臣論述及其學術世變 ..	134
六、結論：唐帝國之文化地理座標及其歷史世變圖騰 ..	143

伍、正名・諫諍・德音：蘇軾〈石鐘山記〉之山嶽巡禮與困境隱喻	147
一、緒論：山嶽遊記與詩獄餘悸	147
二、山嶽與正名：蘇軾〈石鐘山記〉之山嶽巡禮與名實論述	150
三、石鐘與諫諍：〈石鐘山記〉之鐘音敘寫及其君國諷諭	167
四、德音與魅影：〈石鐘山記〉之聲色轉換及其困境跨越	173
五、結論：〈石鐘山記〉：蘇軾黃州困境及其士臣身影之山嶽隱喻	183
陸、山嶽遊觀與文體競合：明喬宇的華山書寫及其文體意蘊	187
一、緒論：山嶽文學的一座側峰	187
二、物外遊觀與仙道審美：喬宇〈遊華山記〉、華山詩的書寫取向及其文化身影	190
三、山嶽對話與士臣諷諭：喬宇〈華山西峰賦〉的書寫取向及其文化身影	196
四、結論：山嶽辭賦與山嶽文學史的補闕及其重建	206
柒、山嶽・士臣・科舉：明許讚〈華山賦〉之書寫因革與當代文化初探	209
一、緒論	209
二、許讚〈華山賦〉的賦史書寫因革與文化論述取向	211
三、許讚〈華山賦〉的學術觀照與當代科舉	218

四、許讚〈華山賦〉的治道理念與仕宦踐履.....	228
五、結 論.....	229
捌、本體·文體·身體：明代賦家喬宇、王祖嫡之華山	
巡禮及其創意之旅.....	231
一、緒 論.....	231
二、唐楊敬之與明代賦華山書寫的文體意蘊.....	233
三、明代華山賦家之山嶽宦遊及其自我體驗.....	239
四、明代華山賦家山嶽觀照及其自我寫真	248
五、結 論.....	256

壹、山嶽・文體・隱逸

孫綽〈遊天台山賦〉及其與〈北山移文〉

山嶽書寫之文化對讀

一、緒論：山嶽賦史上的六朝經典及其正變

《昭明文選》以「賦」為首的文類安排，選錄先秦兩漢迄至六朝的各種賦篇經典，其中不乏「河海」賦，卻未見「山嶽」賦，所幸「遊覽」賦一類選錄了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彌補一些缺憾，而此賦理所當然成為唐代山嶽賦之代表，藉由《文選》賦經典研讀與借鑑的主要前代山嶽賦。至於《昭明文選》首列的賦類系列名目而言，其中固不乏以地理題材樹立類別的現象，然以山水為代表的大自然書寫，雖出現卷十二的「江海」賦，並選錄木華〈海賦〉與郭璞〈江賦〉兩篇；相對而言，《文選》卻未設立「山嶽」賦類，而唯一以山嶽命題的賦篇經典〈遊天台山賦〉，卻置於「遊覽」賦類下，《文選》的立類缺憾於焉可見；然則〈遊天台山賦〉成為《文選》重視的首要山嶽賦篇，其中理由究竟何在？

除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外，《昭明文選》所選錄另一篇六朝山嶽辭賦佳作，即齊梁孔稚珪〈北山移文〉，兩者撰作

時間前後不同，篇章之文體與立題各擅勝場。然則〈北山移文〉究竟憑恃如何的書寫特色及其文化意涵，成功地樹立其在六朝山嶽文學史上，足以與前賢孫綽〈遊天台山賦〉分庭抗禮的另類辭賦典範，其中固不無恃其變創之奧旨，以竟其功，適如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①其中〈北山移文〉經典轉化的創作關鍵，究竟何在？」其次，孫綽〈遊天台山賦〉與孔稚珪〈北山移文〉二者之間，從文體取向、書寫策略與文化觀照等等山嶽論述面向，亦呈現彼此同異及其分合正變的對話跡象。凡此皆為值得關注探索之學術新課題，本文即基於上述之觀照，主要論述焦點如下：

(一) 藉由山嶽賦書寫史的面向，並結合六朝文學風潮與作家眾類文本，重新審視孫綽〈遊天台山賦〉的歷史地位及其書寫文化緣由。

(二) 孔稚珪〈北山移文〉與孫綽〈遊天台山賦〉固可並列為六朝山嶽書寫的經典賦篇，然而面對當代擲地有聲的〈遊天台山賦〉經典焦慮下，如何以競合變創之姿，同時躋身《昭明文選》經典之列，藉由二者之前後對讀，探索其間所映現的文體取向、書寫策略及其歷史文化意蘊。

^① 參見梁·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52，頁 908。

二、山嶽與經典： 孫綽〈遊天台山賦〉的山嶽賦史地位 及其當代文化緣由

從先秦兩漢山嶽賦現存之文獻考察，極為罕見，屈原、宋玉辭賦雖不乏山境書寫篇章如〈山鬼〉、〈高唐賦〉等，就其書寫重心與旨趣而言，基本上並未以山嶽為主，固不宜隸屬山嶽賦，然則今尚可見之兩漢山嶽賦，僅見班固〈終南山賦〉與杜篤〈首陽山賦〉，其中班固賦旨在以仙道長生為帝國祈福，言簡意賅；至於杜篤〈首陽山賦〉則為詠史之作，敘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之舊事，迄至創作數量漸增的魏晉六朝，山嶽賦則主要呈現下列書寫取向：（一）詠史寓志，如阮籍〈首陽山賦〉；（二）行旅書懷，如潘岳〈登虎牢山賦〉；（三）山居隱逸，如謝靈運〈山居賦〉；（四）遊仙悟玄，如孫綽〈遊天台山賦〉。魏晉以下山嶽賦，或詠史寓懷，如阮籍〈首陽山賦〉，以伯夷、叔齊之先秦原典寫志；或為行旅寄情，如潘岳〈登虎牢山賦〉、劉楨之〈黎陽山賦〉，其中最能及中體現六朝文化的當代新變潮流，則為〈遊天台山賦〉，宜其成為《昭明文選》選錄，見重當時，並從而成為唐代以後士林眼中六朝山嶽賦之書寫典範代表。

《文選·賦》對於唐代文士而言，誠然具有經典中的經典意涵，這一重要意義，除反映在詩賦向為唐代進士科舉的重要

指標課目外，②亦可由唐代不少著名詩人與辭賦的互動狀況獲得印證，③換言之，從文學世變的歷史視角而言，唐代文士儘管在創作上更多轉移心力於詩歌作品上，但辭賦依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貢獻與意義，尤其如《文選》賦篇，固為唐代文士基本的閱讀與學習經典，因此就唐代賦家而言，《文選·賦》的典範光譜，更足以奮飛前代，垂憲後學。

則此賦被視為六朝山嶽賦之經典，從而成為唐代山嶽賦家所承轉因革，其中主要緣由誠然不一而足：

(一) 孫綽與許詢玄言之作代言東晉的主流文學風尚

從六朝文學評論可知孫綽與許詢誠為東晉主流文學風尚之代表人物，例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歷敘前代文學流變

② 參見傅璇琮：〈進士試與文學風氣〉，《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第十四章，頁413-443。

③ 參見拙作：《詩情賦筆話謫仙——李白詩賦交融的多面向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39-42。例如詩仙李白自述其年少之辭賦學習與創作，甚至唐人即有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之記載；又如詩聖杜甫早年積極參加進士科舉，對於《文選》及其中前代賦篇典範之高視與學習，固然不言而喻，而他更於玄宗天寶六年長安獻賦，並獲得天子嘉許，此外杜甫的著名詩篇亦不難發現前代的賦篇身影，例如〈北征〉採擷《文選》〈北征〉、〈東征〉、〈西征〉諸賦章法，展現杜詩的文體變創特色，又如〈秋興八首〉亦不乏潘岳〈秋興賦〉的書寫蹤跡；此外，如白居易之賦學耕耘及其在唐代律賦場域的典範地位，皆可以一一見證唐代詩人與《文選·賦》間的密切互動關係，是以宋代項安世〈項氏家說·詩賦〉說唐代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皆用賦體作詩。」

謂：「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④又鍾嶸《詩品》亦謂：「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及江表，玄風尙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⑤由此可知，對於孫綽等人所代表的東晉玄言詩風，固然評價不高，然則從文學流變史的角度切入，畢竟須正視孫綽、許詢等人的「理過其辭，淡乎寡味」或「詩皆平典，似道德論」的作品，^⑥曾引領東晉文壇，並被視為一代文宗的文學史實。也因此《文選》中江淹雜擬諸家詩體中，亦未遺漏孫綽一家。^⑦故據上引南朝文論與文學諸家的相關文獻內容可知，孫綽的文學評價或許見仁見智，然則作為東晉玄風籠罩的文壇宗師，自有其在東晉文學史上一席之地。《文選》中既直接選錄他的〈遊天台山賦〉，也間接在江淹的諸家雜擬體詩中出現孫廷尉（綽），亦足見其在「詳近略遠」的《文選》之中，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代表意義。

《世說新語·文學》引宋代檀道鸞《續晉陽秋》之論，謂「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

^④ 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67，頁1778。

^⑤ 梁·鍾嶸，王叔岷箋證：《詩品》（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哲學研究所，1992），卷下，頁340。

^⑥ 同前註，頁64。

^⑦ 梁·蕭統：《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藏本，卷30，頁458-459。

改。」然則從《文選》選錄的各家作品而論，許詢本人之作顯然缺席，唯獨在卷三十江淹雜擬諸家詩體中出現「許徵君（詢）」，在孫廷尉（綽）之後，其餘諸卷未見選錄許詢之作，此一現象與孫綽〈遊天台山賦〉見錄於卷十一「遊覽」賦類中的情形互異。然則劉宋史家既指出兩人「並爲一時文宗」，何以在《文選》中出現厚此薄彼的選文失衡現象，其中緣由何在？再者，孫綽之獨受《選》家青睞者，何以是賦篇而非詩作？而上述兩者之間，復有何種關涉？

孫綽與許詢俱爲東晉的一代文宗，誠爲當代玄風披靡之下的文壇代表。然則二人玄言篇章的審美取向誠然互異，據《晉書》本傳載：

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⑧

由是大體可識其中孫綽以擅長文學才藻勝出，反之，許詢則以玄思理致見長，故同爲一代文宗，孫綽顯然更富於文學風采，這一特色使得他在文學上的才藻表現，相對於偏重玄學思致的許詢，更與《文選》更重視「義歸乎翰藻」的基本精神相契合拍，無怪乎該書選錄孫綽篇章，卻無取於許詢之作。其次，孫綽固爲東晉玄言詩壇的一代文宗，何以《文選》不編錄

^⑧唐·房玄齡：《晉書·孫楚傳》附〈孫綽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56，頁1544-1545。